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指掌編卷十七

總校官進士

臣

朱 鈴

校對官助教

臣

陳 本

謄錄監生

臣

寧汝欽

詳校官監察御史

臣莫曉菴

刑部郎中

臣許兆椿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稽古編卷十七

大雅

文王之什上

正大雅

文王

文王受命作周歐陽據序語以駁鄭氏稱王之說謂序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信矣但詩書言文王受

吳江陳啟源撰

命皆言受天命也天命之豈僅命為諸侯乎緯書赤雀  
丹書之語雖不可信然改元布號諒應有之必非仍守  
侯服也即以此詩觀之於文王則曰其命維新於殷則  
曰天命靡常明謂天以命殷者改命文王矣雖不顯言  
稱王而其實已不可掩也向讀武成書已有辨今因歐  
陽語復論之

文王受命之年先儒論之各異以為受命九年而崩者  
孔安國劉歆班固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之說也

以為受命七年而崩者伏生司馬遷之說也案武成誕膺天命九年逆周書文傳解文王受命之九年名太子發以是證之則九年之說信矣康成不見古文尚書又不信逆書故以七年為斷

孔疏謂文王受命之五年勞還師訖被囚其年得釋即以歲莫伐耆六年始稱王此言殆非也受命改元縱未稱王其形已露况三分有二儼然勁敵紂豈得囚之既囚豈得復釋揆之情事當不爾矣又左傳襄三十一年衛北

宮文子云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斯語定不謬孔謂其年得釋與七年之期互異尤未可信也至六年稱王本於康成乾鑿度注原屬臆說史遷周本紀皇甫謐世紀皆言受命元年即稱王矣文王篇言文王受命作周故首章即言受命之事首二句言未受命之先德已著見於天下末二句言既受命之後事天治人皆能奉若天道中四句正言受命之事而仍以德之顯命之時相配而言蓋作周之本在於受

天之命受命之本在於與天合德詩美文王德乃第一義矣集傳以首二句為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於天以末二句為其神在天升降於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有天下舍人而徵鬼義短矣案呂記引朱子初說本與古注合後忽易之不知何見

亹亹字見於易詩禮記爾雅爾雅云亹亹勉也易疏繫辭又侯果詩傳文記注禮器皆用此解則勉義非無徵矣宋徐鉉以說文無亹字欲改詩亹亹文王亹字從女從尾

董迺從而和之又引崔集注作娓娓文王為據皆謬說也經典字不載說文者多矣可勝改乎崔集注宋世已無其書不知董氏何由見也宋庠國語補音謂經典相傳皆作亹字改之驚俗當矣董又引說文云娓勉也案今說文云娓順也並無勉訓又娓字許慎本讀若媚其無匪功乃徐音也玉篇有亡利眉鄙二切而又音尾廣韻有尾媚矣三音其字義玉篇云美也廣韻云美也順也然則娓與亹義本懸隔其音尾猶有所本其訓勉董

之妄耳

陳錫哉周朱傳解為上帝敷錫於周非也陳錫謂文王能敷施恩惠豈指上帝乎左傳兩引此詩皆釋之曰能施國語一引此詩即承之曰布利皆與毛鄭合矣哉字毛訓載鄭訓始其訓為語詞者李氏之謬也集傳用其說而復代以于字哉與于本不相倫可通用乎至載始兩訓毛鄭雖殊然載亦可訓始其曰載行周道王肅述毛意可安知毛訓載不即為始而鄭訓始非以申毛也

左傳國語引此皆作載左傳羊舌肸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

宣十五年造周正是始義國語芮良夫云載周以

至於今載周與至今首尾之詞也與造周同義韋昭注

云載成周道載成者始成之也惟杜預左傳注曰載行

周道預事晉武帝肅實帝之外王父宜乎襲用其語矣

本支百世不顯亦世言君世為君臣亦世為臣也所世

皆顯德之士不在譏世卿之例矣又春秋時周召毛凡

蘇祭諸族皆周初名公卿後宣十年左傳疏云鄭駁異

義引尚書世選爾勞又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然則興滅繼絕王者之常譏世卿之文於義何居此篤論也可見世卿自是先王舊典不始於東周也譏世卿乃公羊子之說非春秋本指

思皇多士皇訓美者呂記引顏氏之說也毛云皇大也於緝熙敬止緝訓續熙訓廣者歐陽氏之說也毛云緝熙光明也假哉天命假訓大者蘇氏之說也毛云假固也此說之異於先

儒而有理者也

有商孫子臣有商之孫子也言天命之如此二語意本協此箋義也今云即有商之孫子觀之既不接上義下語又複出矣

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毛云殷士殷侯也疏謂即前商之孫子當矣士者男子之通稱五等諸侯及公卿大夫皆可得此名上文凡周之士思皇多士濟濟多士即其明證集傳曰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子孫之臣屬其說本漢書師古注朱子自言最愛顏

說茲其一與然釋士字何其拘也二王之後來助祭有振鷺之詩微子來見祖廟有有客之詩二頌所美何嘗指其臣屬耶且前章云商之孫子侯于周服此服黼冔而裸將正侯服之事奈何以臣屬當之

王之蓋臣傳云蓋進也箋云王之進用臣當念汝祖為之法夫多士周賴文王進臣之事也詩之文義前後相應古注允矣今解為忠蓋之臣恐太迂蓋本染草之名詩人以其音同故借為進義毛公得於師授當不誤也

由進而復轉為忠不已遠乎今忠盡二字習為常語忘其本訓

永言配命集傳曰命天理也天理即德可言修復言配不既複乎源謂此篇凡八言命當通為一義正詩序受命作周之命也其命維新帝命不時假哉天命上帝既命言命之歸於周也一言靡常兩言不易言命之所以去商而歸周也文王與天合德故能受之成王能述修文玉之德則亦能配之配命者謂配合上帝眷命之意

配命之實不外聿修配命之效自致多福四語自相聯  
貫毛傳但云配天命而行不云何者為命正以此詩屢  
言命其義本同不須復解也

聿適皆訓述毛義也亦雅義也見釋德即爾祖之德故言

云述而修之句義自相接成矣今以為發語詞未知何  
本

駿命不易釋文云易毛以鼓反言甚難也鄭音亦言不  
可改易也然此詩毛不為傳孔疏申毛則仍用述說甚

難之解其出於王肅孫毓與案大學引此詩鄭注云天  
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彼釋文云易以鼓反注同則康  
成初說原以為難易之易箋詩時改之目

宣昭義問毛訓義為善鄭訓為禮義之義釋文云義毛  
音儀鄭如字蓋音隨訓異也朱傳則訓從毛音從鄭  
天無聲臭難可倣效欲順之者當法文王此正見文王  
德合於天也與首章義相應矣朱傳解於昭陟降皆以  
為其神在天則已非合德之意至末章傳又言文王與

天同德終首章之義何前後之不相顧也

大明

大明絲二篇集傳皆以為周公作之以戒成王不知何本揣其意殆因文王篇而連及之可夫文王詩之為周公作僅見於呂覽呂覽之言出於戰國策士非傳信之書錄其說以存疑可也文王篇尚未確指為周公作况此二篇于詩序傳自子夏之徒師授歷歷朱子猶不之信反信不幸門容無稽之談乎

大明序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夫文武皆有明德皆受天命序於文言德於武言命互文爾前篇專言文王此篇由文而及武欲言文則追本於王季太任欲言武則追本於太姒詞雖汎及意有專歸猶思齊亦言任姒而總以頌美文王立言當有賓主也序獨言文武得詩之指矣朱子辨說曰此詩言王季太任文王太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序說不已過乎詩書但言天命文武不言命王季也况任婦人亦受天命

乎周南詩序僅美后妃之德化朱子猶大譏之以為禮樂刑政悉出婦人之手及自為辨說則謂周家妃后以婦人而受天命是何言乎然次章集傳云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其從來四章又云將言武王伐紂之事又推其本而言皆歸重文武仍襲序意至總注則如辨說所云雖強欲駁序要不能全廢其說矣

明明在下章毛專目文王鄭兼指文武為一篇之總括鄭說勝矣近皆以為泛論其理則不然序言有明德正

指首句明明言耳若泛論明明不得解為明德當兼美惡為義與序不合况詩中凡言明明皆為美稱茲何得獨異又序言文王有明德與天命武王意互相備是顯以詩之明明為文武之明德矣以為泛然論理尤不合也案詩主美周而首章為全詩發端先言周之得天見周所以興繼言天之棄殷愈見周所以興此總言之下七章方詳述之耳若首章徒泛論其理末章又言殷而不言周與全詩絕不相蒙恐無此篇法

天位殷適傳云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疏引鄭氏書序注微子為紂同母庶兄事釋之夫同母而分適庶最非通論且事出呂覽不見正經何足深信鄭據之以釋書序孔又據之以釋詩過矣微子庶而長故為元子紂少而適故為正適名稱自合何必同母乎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箋云摯國中女曰太任從殷之畿內來嫁于周疏申之云殷商為有天下之大號而云自彼以商對周故知自其畿內此語得之集傳以

為商之諸侯皆謂之殷商不必定在畿內此未必然也  
就商時言則周亦商之諸侯不得獨名摯為商而與周  
分彼此也自成王時追述而言則摯亦周耳非商也文  
義難通不如畿內之說當案周語云摯疇之國由太任  
注云二國奚仲仲虺之後夫仲虺雖國於薛既相湯致  
王為開代勲臣其子孫當別有食采於王畿如周之周  
召二公者則摯為畿內國信矣又唐書世系表云祖己  
七世孫徙國於摯祖己者仲虺之後此語非是序歷娶

婦時尚未為世子乃古公初年也計古公在位去武丁  
未久祖已事武丁其子當與古公同時此時太任已生  
於摯安得其七代孫方國於摯乎宋洪邁言唐書世系  
表皆撮用各家譜牒故多謬誤良然美曰嬪于京朱子  
以為疊言以釋上句之意又引書釐降二女於滻汭嬪  
于虞證之此本鄭箋然非詩指也上句來嫁于周詞甚  
明白何必重言以釋之哉況堯典孔傳本謂舜能以義  
理下二女之心使行婦道於虞正與書傳同意優於鄭

矣

文定厥祥毛以文為太姒有文德而祥為善鄭以文為納幣之禮祥為卜吉意各別矣孔疏申毛既言太姒文德又言文王以禮定其卜吉之善祥則文字作兩解殊少畫一而以卜吉為善祥亦非毛訓祥為善之意也竊謂昏乃嘉禮毛云善者猶云嘉禮耳太姒賢故文王聞而求之是當時嘉禮因太姒文德而定毛意當如此

岐周即今鳳翔府岐山縣在府城東五十里莘國在今

西安府同州郃陽縣南二十里有古莘城二國皆渭水之北所謂親迎于渭者當是循渭而行非渡渭也造舟為梁不知過何水傳箋無明文嚴緝以為渡渭非是造舟為梁造字慥草阜三音俱可讀本作船說文云造古文從舟方言云船舟謂之浮梁玉篇云天子船曰船廣雅云以舟為橋曰船此其證矣案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本爾雅文也彼注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孫炎曰造舟比舟也然則比舟乃造字

本義餘訓皆借爾觀古文從舟可見左傳造舟於河昭  
年孔疏曰造為至義言舟相至而並比也造本為比舟  
何必由至義以通之迂矣集傳云造作也作舟於河比  
之而加版夫訓造為作是詩僅言作舟可作舟止成舟  
如何便成梁耶微集傳補出比義詩竟為不全語也那  
纘女維莘纘太任之女事者維在于莘也長子維行莘  
之長女維行太任之德也太任之配王季維德之行太  
姒之配文王亦維德之行故曰纘也兩行字義本同今

以為女子有行之行非是

保右命爾箋云安而助之又遂命之疏中之云身體康  
彊國家無虞安之也多生賢輔年壽九齡助之也文王  
之受丹書已云降德滅殷發誅紂及渡孟津白魚入舟  
是又遂命之也剖析甚明集傳於此二字不甚分別其  
義意丹書白魚之事非所欲言乎然經文字義須一  
有歸也源竊為之說曰文王為西伯已三分有二及武  
王伐紂諸侯八百國不期而會孟津是又遂命之也民

心即天命故以當之庶不入讖緯之說耳

武王告廟之詞已稱周王發矣至牧野臨敵反曰維予  
侯興此本其初而言也言此以侯而興知彼以王而亡  
興亡之際故抑揚其詞且使後人知鑒矣又問雖稱王  
而於商仍為侯如東周王室未嘗與吳楚通使聘問之  
詞仍當正其君臣之稱耳彼自稱王於國中天子弗與  
深較殷周兩代事當相類古俗渾朴難盡以後世律也  
陳氏據侯興語證文之不稱王迂矣嚴繕載朱子之言

曰予侯猶言我后商人稱之也義亦通

會朝清明毛傳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鄭易傳解清明  
為昧爽孔疏是之然毛義正大矣至嚴緝以清明為雨  
止則傳會殊甚彼引尚書孔傳雨止畢陳又六韜武王  
至河雨甚雷疾太公率衆先涉此兩文為證且言師以  
雨敗者多矣故以清明為得天助太公先涉故以尚父  
鷹揚發之皆謬說也六韜之書後人贅作其可為據乎  
孔安國之言本於周語伶州鳩州鳩言陳未畢而雨為

天地神人協和之應故孔傳引之證休命之意是孔以得雨為天助而嚴以雨止為天助也用其說而反其義可乎

縣

縣詩自土沮漆是扶風之漆沮名物疏語已詳於吉日篇矣馮又云不窩徙居戎翟之間在今慶陽府公劉遷豳在今西安府邠州淳化縣西百二十里三水縣漢縣也元復置界當涇水之西及太王自豳遷岐踰梁山始至岐

廢明

山北漆沮合流之處梁山在今西安府乾州城西北五  
里當豳之西南孔穎達縣詩疏云漆沮在豳地二水東  
流亦過周地非也若漆沮在豳則公劉于豳斯館已有  
宮室太王何為陶復陶穴哉正以太王初至扶風之地  
故未有家室耳源嘗三復詩詞合之毛傳知馮語良是  
也今以綠詩首章為太王居豳事者始於康成耳毛傳  
本無是說也傳首章即述太王避狄去豳遷岐之事而  
繼之曰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則明以復穴係

之岐下為古公初到之居矣又曰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室家蓋因五章俾立室家作廟翼翼並言此章止言室家而不言廟故補其未及是明以此章未有與五章俾立遙相首尾彼在岐此不應獨在豳矣又三章傳曰周原漆沮之間合周原與漆沮為一是明以首章之居傳訓土為居漆沮即居此周原矣夫遷岐之始草萊甫闢復穴而居理或有之公劉居豳至大王已經十世安得尚無家室不獨于豳斯館見公劉篇而已再考七月篇所稱

塞向墐戶入此室處入執宮功亟其乘屋躋彼公堂諸  
語皆有室家之證也至於蠶績裘裳稱觥獻兕凌陰春  
酒諸端禮儀文物燦然畢具豈穴居人所能辦耶則首  
章所言其為初到岐周未遑築室時事無疑也首章先  
言岐土之荒涼下章方言太王相度經營之次第立言  
之序當如此也康成誤認傳意故於首章之述遷幽則  
解之曰為二章發不知二章傳安得預發之首章決非  
毛指孔又過執箋說曲為解釋謂在幽實有宮室因欲

美太王在岐新立故云在豳未有以為立文之勢夫詞氣抑揚詩人容或有之但不應太過耳况同一岐土始榛蕪而後輪與方見太王創造之美何得以豳相較乃成文勢乎然箋疏之致誤其故有二一則見次章方說遷岐首章定是未遷時一則見傳訓古公為豳公遂謂因在豳而稱之也獨不思首章先言岐下風土次章追數遷居情事文義未嘗不順且相度既定即繼以築室耕田事相接續次章之義自應與下諸章聯貫成文也

又古公本自豳而來則雖在岐亦可蒙豳公之號不必過泥若泥幽公為未去豳之稱則民之初生傳釋民為周人獨不可證其為周原之民乎此章之誤始於鄭而成於孔後儒相習莫覺其非得馮義方見毛傳之真面目故備論之以俟後之博識者

瓞為瓜紹而小於先歲之瓜稷為譽之胄而後世益微不能如譽之為天子故詩以為喻箋云緜緜然若將無長大之時是也緜緜亦微細之意譽是瓜稷至紺是瓞

太王肇基王迹則非然矣詩欲美太王之盛而先言其先世之衰故言瓜瓞以為式微之喻也後世文人用瓜瓞為故實者專以况子孫蕃衍宗祀延長與卜世卜年

同意殆誤認詩指

復穴皆土室複則累土為之穴則鑿地為之其形皆似窑竈箋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是也朱傳云陶窑竈也復重窑也是直居於窑内矣恐無此理况陶復既合為一物為古公所居下又贅陶穴二字不

成句法案復字本作覆說文云地室也引此詩朱子重  
窰之訓不知何本又案古者窯居隨地而造平地則繫  
土為復言於地上重復為之也高地則鑿土為穴復穴  
皆開其上以取明

董荼如飴董字訓為董蕡者音謹訓為烏頭者音蘄朱  
傳以孔疏以董為烏頭而仍用釋文之謹音疎矣

董荼如飴孔疏云內則董蕡粉榆則董是美菜非苦茶  
之類釋草云发音急董草郭曰即烏頭也則董者其烏頭

乎若董萱之董雖非周原亦自甘矣嚴縩非之謂烏頭乃毒物肥美之地能使草無美惡皆猥大豈能變毒為美此董定為董萱之董案嚴說良是毛傳云董菜也鄭箋云菜雖苦者甘如飴若是烏頭則當云草不當云菜且其味辛亦不苦也孔氏失毛鄭意矣又荼雖名苦菜草木疏言其得霜則甜脆而美故禮羊之芼豚之包皆用之本非惡菜也又爾雅韻苦董注今董葵也葉似柳子似米沕食之滑本草董汁味甘公食大夫禮鉶芼皆

有滑注滑董荳之屬士虞禮鉶羹同苦若薇皆有滑夏  
葵冬荳注以苦為荼荳為董屬合此諸說觀之二物正  
是同類苦荼苦董同以苦得名然董味甘美荼亦甜脆  
董則禮用以為滑荼則禮用以為芼安得謂非類乎孔  
誤矣大抵二菜元非苦物但未必如飴耳周地獨如飴  
所以美也若甚苦之物雖膏壤豈能變為甘哉又案士  
虞禮注即訓苦為荼荳為董屬即引詩董荼如飴證之  
是康成注禮明以此詩之董為苦董矣孔雖申鄭而不

得其意

孔以董為烏頭朱傳又從之蓋董蕡之董無復詮釋今案董蕡一類也內則注云蕡董屬冬用董夏用蕡釋文云蕡似董而葉大是已又案苦董兩見本草草部及菜部皆收之唐本草水董言其苗也入菜部本經石龍芮言其子也入草部中品陶隱居云生石上其葉芮芮然短小故名說文言其根如蕷葉如柳蒸食之甘後漢馬融傳注言其華紫葉可食唐本草注亦云此菜野生非

入種葉似蕺蕺側入切即魚腥草菜似杏  
綱目云此旱芹也又有一種黃華者有毒殺人謂之毛  
芹

慰止左右定民居也疆理宣畝授民田也各分四義孔  
疏云乃安穩其居乃定止其處乃處之於左乃處之於  
右乃為之疆場乃分其地理乃教之時耕箋云時耕曰宣乃治  
其田畝分疏明且確矣然又云疆理是一宣畝亦同但  
作者以乃間之而成句耳夫時耕與治田誠一事也疆

是分其經界理是辨其土宜截然兩義何可合而一乎  
此泥箋語太過矣又止字疆字監本注疏不從土釋文  
作強亦作疆同居良反今俗本此詩皆增土作疆矣案  
疆本作畧說文云界也從畠三其界畫也疆乃或體又  
作疆壘曠又案畠比田也從二田音與畧同

鑿皋通用周禮地官鼓人掌鑿鼓考工記鞞人為皋鼓  
總一鼓也章氏考索謂皋者緩也故以節役事良然  
毛傳以皋門應門為天子之制鄭箋謂諸侯亦有皋應

毛說當矣諸侯無臯應朱子辨之是也孔疏欲證鄭說  
引襄十七年左傳宋人稱臯門之晳謂諸侯有臯門亦  
有應門誤矣宋築者謳言澤門不言臯門也據杜注澤  
門是宋東城南門非外朝門也毛云王之郭門曰臯門  
孔云郭門者宮之外郭之案彼釋文言澤門本或作臯門者誤孔所據當此本  
矣然則以為朝門者豈服賈諸家之說邪

傳云冢上大社也案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疏云  
在庫門之內右正此大社矣朱子謂太王初立岐周之

社武王通立周社於天下且以漢初令民立漢社稷證之

語見大全

誤矣大社之尊正以惟天子得立耳安得天下

盡立乎諸侯有國社侯社大夫以下又有置社安得又

立大社乎臯應二門為天子之制則諸侯不得立何大  
社反通於天下乎况漢事亦未可證周也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傳云肆故今也今指文王言

祿詩為文王而作而推本於太王應以文王為今也故

承上章立社言太王立社有用衆之意故今文王亦絕

恚怒敵人之心也朱傳肆字從毛解又以不殄為太王事則今義贅矣又故為因上之辭即非新故之故矣爾雅肆故今與毛傳同則亦釋詩也郭注乃云肆既為故又為今義相反而蕙通殊非詩雅之指

柞棫拔矣爾雅云棫白桞音綏郭注以為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陸疏據三蒼說以為棫即柞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桞孔疏並存兩說不能辨其孰是朱傳本從郭注而大全引東陽許氏語申之則純襲

儒佳切

陸疏之言與朱意正相反而引呂為證舛矣案白樞本草用其核為藥名蕤儒佳切核入本經上品陶隱居云大如烏豆有文理如胡桃核蜀韓保昇云葉似枸杞而狹長葉白子附莖生紫赤色大如五味子多細刺宋蘇頌云木高五六尺莖間有刺此三家注所紀物色形相皆與郭氏同朱子獨取其說良有見矣至陸疏之棫亦載本草言櫟有二種一種不結實者名棫是也然非此詩之棫

柞棫拔矣柞棫斯拔拔字從手旁蒲貝反疏云拔然生  
柯葉也拔本蒲八反訓擢柯葉生長拔擢之狀音雖殊  
義實相因耳韻會拔字四見獨于泰韻作拔從木旁注  
云禮韻續降豈非後人傳寫妄易偏旁而禮韻併收之  
邪於泰韻注云又見隊韻於隊韻注云又見曷黠韻則  
四韻共一字彼三韻皆為拔何此韻獨為拔乎

混夷駢矣維其喙矣毛云喙困也孔疏云喙之為困未  
詳案晉語靡笄之役郤獻子傷曰余病喙韋昭注云喙

短氣貌郤以喙為病病豈非困乎短氣亦困之狀此足證毛義矣孔氏何未憶及邪又方言云豫餽倦也郭注云今江東呼極為豫然則喙豫瘞三字通用矣又廣雅瘞困同訓極廣韻瘞字亦引此詩云困極也亦作喙亦作豫

孔疏未詳困義而後儒多訓喙為息其說又不無得失焉呂氏大臨云喙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呂記

嚴緝皆引之是以喙為口喙又從口喙轉出息義迂矣  
案方言云餽息音喙音凹虛器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

曰喙或曰餽周正關西之地宜其謂息為喙矣廣雅亦  
云喙息也朱傳直訓喙為息蓋本諸此又說文引此詩  
云混夷駁矣犬夷凹矣凹與喙同訓息益信此喙字直  
是息義不必從口喙作轉也然總不如毛義之當

虞芮質厥成傳云質成也成平也疏云質成平釋詁文  
三字義同言二國詣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案成乃鄰

國結好之稱左傳求成請成行成董成皆此義質厥成猶云成其成爾正指相讓而退言始爭而今讓是乃成矣從此歸周者四十餘國文之王業乃大故繼之曰蹶厥生厥生與初生相首尾周家王業之生太王始之而漸興文王勤之而益大正見文王之興本由太王與序義合後儒解成字生字異說紛紛俱非詩指

棫樸

棫樸薪槱是俊乂盈朝之喻蒸徒舟楫是策力畢効之

喻序所謂能官人也朱子論興體最輕於此二興止以  
數助字畢之不究其義宜其以序為誤矣至次章之奉  
璋三章之六師正舉戎祀兩大事見賢才之用乃漫辭  
為天下歸之夫天下之歸豈僅助祭之髦士從征之武  
夫已哉其作人之化能使汚俗一新箋謂作人者變  
化紂之惡俗綱紀之施能使四方成理則又言其政教之美見官人之  
效耳朱傳總歸於文王之德夫文德雖盛恐助理之人  
亦不可少况能官人不益見其德盛乎

棫樸次章王肅述毛以為不言祭孔疏亦以傳解璋而不言瓚則以為祭殊不知傳云半珪曰璋璋瓚之璋獨非半珪乎傳文質畧偶不及瓚耳安見其必非祭也王肅謂璋瓚不名璋疏引王基語駁之矣而仍用肅說以述毛不知何意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皆言文王之聖德正所謂勉勉也綱紀四方又言其政教之美及於天下耳集傳云追之琢之所以美其文金之玉之所以美其實勉勉我王所

以綱紀乎四方或問所美之人為誰朱子曰追琢金玉  
所以興我王之勉勉也據此則其相其章當興綱紀四  
方矣上二語各四字分為兩截恐破碎不成文義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二語皆比也集傳以此章為興失  
之矣章周王之章也相周王之質也追琢者其文比其  
修飾也金玉者其實比其精純也一喻一正相為形況  
有容篇追琢其旅白駒篇金玉爾音同一句法耳綱為綱  
之綱紀為絲之紀以喻我王之為政於四方亦比也假

象於器物而去其如似之稱詩中比體類此者多有如  
我心匪石我心匪席介人維藩大師維垣諸詩皆是集  
傳皆以賦目之矣但朱子釋詩多於興中分立比體獨  
此詩本比也而又以為興殊不可解

早麓

首章毛傳純用周語為說謂陰陽和山敷殖故君子得  
以干祿樂易本不以上二句為興也鄭易之曰林木茂  
盛者得山之潤澤也喻周民豐樂由其君之德教始以

為興體矣疏申其意謂詩美君德當以養民為主不應  
惟論草木周語遺其興意毛傳亦於作意未盡故箋申  
而備之源謂此詩之指周語及毛傳盡之矣陰陽和山  
數殖乃紀實事非取喻也山數民所取材也物產蕃庶  
財用富足正所以養民安得謂惟論草木乎魚麗詩即  
魚酒二物以明萬物之盛多此詩即榛楛二木以明資  
用之饒裕舉一以見百其義同矣古人引詩雖多斷章  
然如單穆公所云乃正解也呂記以榛楛喻君子以榛

楷得麓而滋茂喻君子烝先祖而受福亦以此章為興而興義則殊蓋箋疏以君子目太王王季而呂記用丘氏說以美文王故取興亦別也

詩三言瑟瑟兮箇兮傳云矜莊貌瑟彼柞棫傳云衆貌瑟彼玉瓚毛無傳而箇云潔鮮貌粢此瑟釋文云又作瑟說文引詩亦作瑟云從玉瑟聲玉英華相帶如瑟絃也則與彼二瑟本異字矣

鳶飛戾天魚躍於淵鄭氏中庸注云聖人之德至于天

則鳶飛戾天至於地則魚躍於淵是其明著於天地也  
此解本與傳義不遠及箋詩則以鳶飛喻惡人遠去魚  
躍喻民喜得所義短矣疏申鄭意以為變惡為善乃作  
人之義殊不知道被飛潛萬物得所作人氣象如此尤  
為廣大也

民所燎矣釋文云燎說文作燎云柴祭天也案燎隸變  
也字本作燎說文云從火從春春古文慎字祭天所以  
慎也又燎與燎別說文燎放火也從火燎聲此詩燎字

鄭箋訓燎燎則是放火之燎非柴祭之燎陸氏引說文  
非箋義

毛詩稽古編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稽古編卷十八

吳江陳啟源撰

文王之什下

正大雅

思齊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序語

首章正言所以聖故專美太任

之德能上慕先姑之所行下為子婦之所續目集傳以  
聖母賢妃並言失輕重之權矣周南序言后妃而不言

文王朱子猶大譏之及釋此詩乃直謂文王聖德本於內助何邪及孫炎示兒編欲讀思齊之齊為見賢思齊之齊言太姒思齊於太任又思媚於周姜是此章專美太姒而謂文王聖德全由婦力也謬益甚矣

思齊次章鄭義往往勝毛以宗公為大臣與晉語胥臣引詩合勝毛宗神之訓以寡妻為寡有與康誥寡兄義合勝毛適妻之訓以御為治與大誥御事義合勝毛迓迎之訓宗公與御孔疏右鄭言之備矣至寡妻之義並

加申述未置抑揚源謂寡為寡有兩見尚書孔傳康誥  
寡凡康王之誥寡命皆以寡為美稱此箋云寡有之妻  
言賢也正與二書相符較之適妻惟一之解當出其上  
矣若蘇氏以為猶言寡小君最為謬說寡小君者對異  
國之謙詞耳詩方頌美文王之聖反代謙其妃后為寡  
德邪

鄭取雔雔在宮三章並為二章章各六句以在宮為養  
老於辟雔在廟為祭於宗廟不顯四句承在宮不間四

句承在廟各取二亦字一肆字文義相對古之人二句  
總結上二章於經文極明整但判在宮為辟雖終屬武  
斷故後儒不從其說惟無數訓為無擇源竊有取焉言  
古人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臣下令此士皆有名  
譽成俊髦也疏謂此經本有作擇者不為破字較優矣  
又射斃二字俱訓為厭一篇中字異而義同似屬未安  
若從鄭則無此嫌

雖雖在宮三章毛鄭異解近儒皆宗毛而小變其說不

顯亦臨無射亦保毛云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今則以為雖幽隱而若或臨之雖無厭射常有所守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毛以為大疾害之人不絕之而自絕功業廣大豈不長遠今則以為大難雖不殄絕光明自無玷缺此其不同也源謂戎疾二句兩說俱可通其不顯二語則毛義為優孔申毛意以此二語承上雖肅言雖雖肅肅此顯德也然此顯德豈獨在宮廟乎亦以臨於民上矣既以顯德臨民民無厭者亦皆安之上句言君臨

下下句言民化上意自相成也案大雅周頌多言不顯皆反訓為顯惟抑詩無曰不顯連莫予云觀成文明是正言不顯與特言不顯者自別不可以例此詩也至於雖無厭數亦常有守則尤碍於文義不厭正是能守目反云雖不厭亦有守哉

思齊之三四五章文義相承故兩用肆字肆故今也故者因上生下之詞也亦臨亦保言君民感孚之妙故繼以惡人殄絕生業遠大皆以治功言亦式亦入言文王

與性天合故繼以成人小子修德敏行皆以學術言章  
斷而意接兩故今不虛設矣

古之人謂古昔聖君非指文王也毛鄭意同王肅云文  
王性與古合是言古人正備以美文王目於義儘通李  
氏以為指文王非是詩言古多矣自古有年古訓是式  
自古在昔振古如茲未嘗以近世為古也東萊引典謨  
稽古為證亦不能以典謨稽古目堯舜禹臯陶亦後儒  
之臆說孔氏書不作是解矣

古之人無斂傳云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釋文以為此王肅語是斂字毛無傳也疏亦言斂字經本有作擇者然則作斂而訓厭乃王肅述毛如此毛無傳安知不同鄭為擇乎唐世詩學有毛韓二家而疏云作擇不言是韓詩則當指毛本言矣竊意古本毛詩原有擇斂兩文鄭王述毛各據一字立解後儒傳寫誤勑王語入傳遂以王說當毛義而目鄭為易傳幸擇字尚存他本故不疑鄭改經耳陸既知傳文是肅語又云毛音亦

訓厭殆習而不察也又孔疏不言作擇者是何詩而董  
迺言韓詩作無擇此特因疏語而臆度其然未必有他  
據不足信也

皇矣

首二章傳箋本指文王後儒以為太王之事殆非也玩  
經語與太王事不合者有三太王居位當商祖甲之世  
時商未有秕政也何云其政不獲乎一也太王避狄遷  
岐勢最微弱後雖寢以彊盛為王業之基然終身為諸

侯未嘗受天之命何得云受命既固乎二也先言文王而後追溯其前代故三章云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蓋謂天興周邦而生明君也自太伯王季之時而已然矣若由太王順序之則當云至何云自乎三也後儒以為太王事者徒以二章言刊除之事惟遷岐之始當有之又三四章述王季之德首二章當言太王耳殊不知生聚漸繁則草萊亦漸闢大王地廣民衆倍加于太王時又遷程遷豐連作兩都皆剪榛蕪而為廬舍轉荒翳

而成膏腴者也豈能無事于刊除邪至三章述王季以  
自字發端為追溯之詞愈證首二章之言文王也況次  
章云帝遷明德七章云予懷明德兩明德前後相應自  
應屬文王矣又漢書郊祀志載匡衡奏議云乃眷西顧  
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衡治齊詩者而為  
此言則首二章之美文王非毛鄭一家之說矣

其政不獲指二國言則爰究爰度亦應指四國言句法  
本同也程子以究度為天意四語文義不倫矣且究度

是天意則下語上帝不複出乎

爰究爰度傳云究謀度居也此維與宅傳云宅居也蓋古宅度二字通用皆待洛反而訓居傳義允矣鄭訓度為謀非古義又禮記引詩宅是鎬京王充論衡引詩此維與宅石經堯典宅嵎夷宅皆作度公劉詩度其隰原度其夕陽二度字疏述毛意亦引皇矣傳訓為居又小爾雅云里度居也義並相合

上帝者之毛訓耆為惡鄭訓耆為老鄭謂天須假音暇此

二國養之至老取義亦優但以下語合之則毛說為允  
憎惡義同憎其以淫虐之人用大位行大政正惡之之  
實也集傳用或說改憎為增訓式廓為規模皆臆創之  
解難據為信惟訓者為致本武頌毛傳較為有理但解  
者之為所欲致者文義全不與經合而者之之字無歸  
著不如毛說之當

此維與宅鄭云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天意常在文王  
之所此與匡衡奏議見本篇首條意同皆以為天居之下章

帝遷即此義遷而就文王與之居也漢世皆作是解定有本矣始則顧之既而宅之語意相應且天無首目而言顧天無形體而言宅其為假托之詞又同古注妙得經意不可易也程子曰使其居西土以王天下鄭漁仲曰可與居天子位集傳曰以此岐周與太王為居宅三說小異而以與宅為人居之則均殊不知周自后稷以来世居西土不必至文王時天始與之且周之興以脩德不以宅岐誇宅岐為天與尤非詩指至詩言與宅不

言何所宅正連上西顧為文謂宅西也若言居天子位  
是經文乃不完之語必須鄭氏代補尤屬謬見皇矣次  
章首八句言刊除林木以作室治田作屏修平啟闢攘  
剔皆刊除之事毛鄭正統為一義並不言孰為不材而  
去之孰為美材而留之也蓋作詩者欲形容生聚之蕃  
非講論樹藝之法意有所注耳埤雅論刊除次第謂始  
之所去惟木之枯弊者舊苗既而民益衆復闢地以容之  
則併去其茂者灌樹又次及其材者据權終則及其材之

美而宜贊者廢此義優矣朱傳祖程子之說以作屏為

柘

拔去芟闢為芟除是去其不材也以修平為疏密得宜

攘剔為去其煩冗使得成長是留其美材也持說甚美

然非詩之正指且未聞灌柂之材於檉椐也名物疏辨

之甚當茲述其意而廣之

蓄翳灌柂檉椐糜柘八者除蓄翳灌非木名餘五者皆  
嘉植也芝柘即蕩柂人君燕食之庶羞見禮記內則及

鄭注柘材可為車轍見陸疏河柳

謂雅禮

入藥一年三

秀寇氏衍義謂之三春柳天將雨先起氣以應之草木疏謂之雨師又大寒不凋有松柏之性靈壽木即似竹

據似竹

有節長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合杖不須削理見漢書

師古注而草木疏亦言其節中腫似扶老可為馬鞭及

杖麋柘宜蠶取其絲以絃琴瑟清響異常又中弓榦五

者皆有用於人而與槁蓄蔽翳叢生灌之木同在刊除

之列者詩特指此以見民之樂就有德歸懷日聚嚮時

園圃林麓漸變為民居目周之興也轉榛棘為室廬其

衰也化宮廟為禾黍興衰氣象徵於草木而可知詩人  
言在此意在彼不可徒泥其詞也若從伊川之解則僅  
老圃之事耳豈所以美文王哉

其灌其柟傳云柟柟也此爾雅文說文亦同郭注謂子  
如細栗陸疏謂葉如榆皆以為木名也程子曰行生曰  
柟而朱傳從之不知何本程朱之為此解者定以柟字  
木旁從列有行列之義且經文灌柟同句欲取叢生行  
生相配成文耳不知字訓須有本非可意為之說也柟

字釋文例  
列兩音元諧例聲何嘗會行列意乎又古人文體不似後世之拘豈必兩相配以求精工乎

栗種最多其小者有二實如橡子者名榛栗見鄭鄇曹風及大雅之旱麓如指頭者名茅栗即爾雅之柘栗注以為樹似槲榦而卑小子如細栗者也亦名柟栗見大雅皇矣篇釋文云江淮之間呼小栗為柘栗廣韻云柟細栗今江東呼為柘栗楚呼為茅栗是矣又草木疏釋榛栗云又有茅栗其實更小而木與栗不殊但春生夏

華秋實冬枯為異耳此亦指樹也然則茅栗之稱舊矣  
筆談及埤雅謂當為茅栗茅字乃茅字之誤未知果否  
茅乃櫟實今之橡斗榛栗似之源嘗泊江瀨登岸野步  
見山側有小栗其葉如榆其樹如槲榦而卑小正如陸  
疏郭注所云時已深秋矣實如榛栗而差小采食之味  
亦同殆是例也

帝遷明德謂天意去殷而即周徙就文王之德與上章  
西顧與宅相應串夷載路謂周家習行此常道至文王

則益大天意就徙之以此毛訓路為大當作是解王肅  
述毛以載路為居大位文義未安至程子訓載路為滿  
路後儒仍其說謂民之歸周者滿路而不絕夫以載為  
滿古無此字訓也且上言帝遷不言民歸字義句義俱  
乖舛而難通矣案此章民之歸周皆於刊除見之若乃  
習行常道克當帝心又言民歸之本語意相承各有所  
主也集傳從鄭以串夷為患夷云即混夷而滿路之解  
則從程

爾雅釋詁妃媿也天立厥配毛傳同毛不破字作傳時  
經文配字當從女旁矣故箋疏皆改為賢妃而以太姒  
當之爾雅某氏注亦引此詩云天立厥妃則益信矣歐  
程解為配天而呂記嚴繺從之義雖可通然非詩指朱  
傳則從鄭而目為太姜

爾雅釋詁省善也帝省其山之省正合斯義故鄭用其  
語柞棫斯拔松柏斯兌正所以善其山也鄭又謂和其  
風雨使樹木茂盛非徒養其民人是也後儒以訓善驚

俗仍為省視解然下二語難通遂多牽合矣又禮記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鄭注省亦訓善景純釋爾雅不引此二文為證反云未詳其義疎矣

兌本卦名說其本義也

說文兌從几口聲口古兌字几音仁徐曰口非聲當從口從入

象氣之分散行道兌矣毛傳兌成蹊也皇矣傳云易直也行

道故言成蹊松柏故言其材榦滑易而調直各隨文釋之耳集傳兩兌皆訓通行道而言通即成蹊意也以松柏為通迂矣因解之曰此言山林之間道路通又曰木

拔道通竟忘此詩斯免連松栢為句矣

帝作邦作對傳云對配也箋云作配謂生明君也案文王篇克配上帝意正同君以臣為配故曰匹曰仇天以君為配故曰對曰配配者相須之義天須君以代治民君須臣以共治民民失所則無以為配矣此古人字法之妙也今以對為當未見其勝

左傳引皇矣之四章作維此文王詩疏及左傳疏皆謂師有異讀後人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

是異讀之驗以源意之當以作文王者為正此經毛無傳王述毛者也而注為文王則毛本作文王可知左傳引詩作文王復云近文德矣申言九德為文王之德則傳文決無誤又合之韓詩而三焉王季之當作文王豈不信然哉况王此大邦非文王不足當之鄭以追王為說殊費回護

明類二字程朱俱不用古注程以明為知之類為踐之蓋轉肖似為踐履與明分知行兩義也解類字稍紓回

矣朱以察是非分善惡二義相配夫察事之是非分人之善惡一明字足盡之何必增立類名哉若聖人明無不燭則察是非分善惡特明中之條目尚未能盡明義安得分類義乎不如左傳以照臨四方言明其為義廣天也至類訓為善爾雅文也勤施無私乃人君之善道義出左傳是詩說之最古者故鄭箋既云類善又引左傳實之也案詩凡言類多為善訓如永錫爾類毛云善也而秉義類鄭云善也皆是箋義不妄矣又嚴緝謂明類是一

意長君是一意順比是一意彼徒求文義整齊自然古人文體正不必如此

毛引左傳擇善而從曰比疏申其意言服杜注皆不得解當為擇善而從以比文王案服云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從之杜云比方善事使相從是服杜釋比義重於擇孔釋比義偏於從俱可通但克比之比與下比字文同而義殊上比擇善而從惟取能比未定所比何善也下言比文字專美其文德不主於比意各有指矣孔欲强

克比義與下比合不已固乎又比于文毛皆依左為解則此兩字當分為二德孔謂克比即比文尤非毛指比于文王箋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者德以聖人為匹有稱子而美其似父者安有稱父而美其似子者邪斯已顛矣朱傳訓比于為至于呂記用季氏語謂後世亦繼其德比于文王於義皆安但左傳釋此文為九德之一不應指後人言又文為一德與八德同列則此文字乃美德之稱不專指謚號所謂文王非西伯昌之文王

也劉炫云可比于上代文德之王

見左傳疏

較為優矣毛用

左傳經緯天地語以釋此文意當與炫同箋疏之申毛

恐未合其意

其德靡悔言盛德如此無可悔之舉動也德字總上九德言左傳云九德不愆作事無悔乃此詩之正解薄德之人動輒有悔悔在事不在德也自亦悔之不徒人恨之也此詩毛不為傳意應同左謂德比文王人無以不應比而悔之者孔據公劉傳述毛謂文王之德不為人

恨而王季比之集傳謂其德無遺恨皆以悔指德言與  
左有毫釐之差

無然畔援傳云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箋云畔援猶跋扈  
釋文引韓詩云畔援武彊也鄭義殆本於韓漢書序傳  
云項氏畔援黜我巴漢師古曰畔援強恣之貌猶言跋  
扈也皇矣篇曰無然畔援頗又本鄭義也朱傳祖毛得  
之正序訓為黨比恐屬臆說

誕先登于岸岸字毛訓高位鄭訓獄訟皆迂程王兩家

取涉川濟難之義庶近之集傳云岸道之極至處此內無到彼岸之義也晦庵蓋陰襲其意然詩為用兵發端非講學也未敢奉為定解

毛以阮共旅為周地名而徂為往鄭以阮徂共為三國名而徂旅為徂國之旅毛以阮共為密人所侵而文王遏之鄭以阮徂共為密人之黨而文王侵之兩家之說種種差殊然毛之師傳甚遠鄭說又本魯詩非出臆見而皇甫謐考據甚精亦用鄭說皆非無稽之談也先儒

晉非春秋晉子之晉孟子疏誤旅晉

之說有當並存之不必斷其孰是者此類耳案孟子引  
徂旅作徂莒以旅為地名者良是晉非春秋晉子之晉孟子疏誤旅晉  
音相近容得相通故異文與朱傳以為宻師殆未必然  
以阮為國名宻人侵之文王因以伐宻者其說本於汲  
冢紀年紀年云帝辛三十二年宻人侵阮西伯帥師伐  
宻三十三年宻人降於周師遂遷於程宋儒用此說詩  
而諱其所自出

爾雅按過皆訓止以按徂旅釋文云按安旦反本又作

遏安葛反是此詩按遏二字俱可用義亦相通但按字並無遏音也韻會始收按字入七曷韻注云捺也引白起傳按據上黨為證然史記注並不音按為遏非其證矣朱傳按亦音遏豈宋世有此俗音乎

以篤于周祜注疏呂記嚴絹及石經皆同呂記引孟子亦有于字惟集傳本無之未知文公削之與抑後人傳寫而誤脫與

解經不可過求深如我陵我阿我泉我池箋云每言我

者據後得而有之而言意如此足矣宋楊立中時曰聖人一視同仁視人猶已不已鑿乎又無矢無飲言敵人畏避不敢我當可楊以為戒輯軍士之詞夫陳師飲泉出兵之常事何得禁之哉

度其鮮原毛云小山別大山曰鮮此釋山文也

注云不相連

鄭云鮮善也此釋詁文也爾雅釋文二鮮皆息淺反則上聲為正矣詩釋文云鮮息淺反又音仙二音並存以在前者為正則亦宜讀上聲案鮮原見周書程寤解王云

乃出圖商及汲冢紀年

云帝辛五十二年周始伐殷次于鮮原

直言是地

名孔晁以為近岐周之地孔疏亦以為去舊都不遠通鑑

外紀云原在岐之陽不出百里即程邑周書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謂

此也又案周之程邑在漢為安陵

前漢地理志云安陵閼馴以為本周之程

邑即今西安府咸陽縣

不長夏以革漢毛鄭及宋程張呂嚴諸儒各立一說源

獨取毛義毛云不大聲以見於色革變也不以長大有

所更傳以夏為大孔氏取孫王二家之說述之謂不大其音

聲以見于顏色而加人不以年長大有所變更於幼時  
言其天性自然少長若一此義優矣康成為是乃中人  
以上所能不足以美文王故別為立說不知疾言遽色  
賢者不免惟聖人德性中和學養純粹方可信其無至  
於天性自然少長若一斯能葆其天真者也不失赤子  
之心者也鄭何淺視之哉後儒立說紛紛莫能相尚何  
不反而求之傳也

詢爾仇方毛云仇匹也疏申之云詢謀於女匹已之臣

以問其伐人之方和同女之兄弟君臣既合親戚和同  
乃往伐崇此解甚當謂臣為仇匹者猶冤冒之好仇假  
樂之羣匹也自鄭用怨耦曰仇之詞而後儒遂以崇侯  
諧西伯事實之則文王此舉乃為脩怨而動是怨兵也  
非義兵也何以為聖人哉又以此章文義論之仇方兄  
弟皆共事之人也鈎援臨衝皆攻敵之具也同其詢謀  
備其器械然後以之伐人詩語本有倫次若以詢仇為  
征伐則方言伐人忽及親親之義既言親親又說用兵

之事語雜亂而無章矣又後漢伏湛治齊詩者也言文王征伐詢之同姓謀於羣臣引此詩以證之正與毛同尤足徵傳義之當

以爾臨衝釋文云臨韓詩作隆案石經臨隆字同音古音考引證甚詳然今北人土語猶呼臨為隆則不僅古音為然

崇墉言言崇墉仡仡傳以言言仡仡為高大箋以為將壞貌意正相反案左傳僖十九年宋子魚言文王伐崇三旬

不降復伐之因壘而降則文王之於崇乃降服之非破滅之也固無事壞其城矣傳義得之又案說文化作圪云牆高貌引此詩正與傳合

是類是禡疏引周禮肆師注云禡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蓋者疑詞或曰者存異說也朱傳曰謂祭黃帝及蚩尤合兩說為一以為並祭二神又鑒然言之殊失先儒之指大全引漢書高帝祭黃帝蚩尤於沛庭以為証夫漢興之初諸事草創豈必據古禮哉使古

禮如是康成不當為疑詞矣

禡貉貉三字文異而義同師祭也周禮作貉亦作貉餘書皆作禡有三音詩爾雅王制周禮諸釋文及說文皆讀為罵肆師釋文又音貉王制釋文又音百肆師注云讀如十百之百甸祝疏引杜子春云讀為百爾所思之百取多獲禽牲應十得百之義皆從百音也應劭漢書注傳序曰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此誤矣馬祭謂之伯吉日之既伯是也疏云伯者長也馬之祖始故謂之伯既伯

既禱是馬祭

祭天  
駟

是類是禴是師祭

祭黃帝  
蚩尤

爾雅有明

文可溷為一乎韻會於禴字注引吉日詩是溷伯禴為一祭殆因音而誤也正韻遂讀伯為禱增入去聲禴韻中誤愈甚矣又案類說文作灝云從示類聲爾雅同玉篇云或作臯禴或省作禴籀文作顙

是致是附傳云致其社稷羣神附其先祖為之立後致附與類禴連文亦當言祭傳義尤失且古人繼絕存亡之道即行於弔伐時賴傳語得見之源深有取焉爾案

崇國見春秋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崇曰秦急崇必救  
之是崇乃秦之與國當在雍地與故崇相去不遠豈非  
文王克崇復徙封於此故東周之世其國尚存乎不獨  
崇也春秋時黎侯失國奔衛後狄相鄆舒復奪其地見  
詩邶風及左傳黎在殷畿內乃文王七年五伐中之國  
名也誅其君而存其祀亦崇之類矣

詩書皆言天命文王不言天命太王王季也皇矣集傳  
言首二章天命太王三四章天命王季誤矣夫受天命

者縱非赤雀丹書之謂要必三分有二大畏小懷駿駿  
乎有一統之勢方足當之太王王季有是乎朱子以首  
二章為太王之事遂以受命既固為天命太王因併謂  
天命王季不知天命二字非諸侯所敢當也禮不云乎  
惟天子受命於天

靈臺

靈臺篇先言靈德及於民次言靈德及於物終言靈德  
見於樂章凡三層然合樂於辟廟正以驗民物之和也

箋云文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歸附作靈囿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為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此足盡一篇之大指矣朱呂以為述民樂說本孟子然臺池鳥獸樂與民同鐘鼓管籥聞而色喜是孟子納牖之誨斷章以立言可豈詩之正指哉靈臺以望氣祥辟廱以造俊秀乃國家大政教所係非娛樂之地也

不日成之毛云不日有成也鄭申毛云不設期日而成之也趙岐孟子注云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也國

語韋昭注云不程課以時日也諸家語異而意同集傳  
以不日為不終日恐不然工作自有次第非可雜然而  
施力也雖多入豈能不終日而成臺乎又靈臺之靈本  
指文王之德言毛云神之精明者稱靈鄭云文王化行  
似神之精明說苑云積愛為仁積仁為靈是也蘇氏靈  
訓善亦通朱子謂如神靈所為是特從不日取義而已  
嚴縉譏毛傳靈道行於囿沼之語以為鹿之馴鳥之潔  
魚之躍皆性之常豈必靈道之行嚴語非是鹿與魚鳥

至微之物亦各適其天性正見萬物得所文王德化之無不徧也詩人舉小以該大往往有之毛以為靈道之行能會詩意於言外矣奈何反以為譏乎案虞舜簫韶既奏而致儀舞之祥文王民物含和而有鼓鐘之樂一以樂而播其和一以和而被之樂其為德化之所感則一也

毛傳云濯濯娛游也翶翶肥澤也釋文引字林云鳥自肥澤曰翶說文云翶翶鳥自肥澤貌疏申毛云娛樂游

戲亦由肥澤故也二者互相足朱傳移肥澤以訓濯濯而鬻鬻獨取潔白義其用疏意與然漢書傳注文頴曰濯濯肥也師古引鹿鹿濯濯證之朱傳實本此

於論鼓鐘於樂辟廡釋文云於音烏鄭如字案鄭云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臣之在辟廡者詳此文義二於字宜音烏釋文乃謂鄭如字而不言烏音是誰說疏述毛云於是思念毛云論思也鼓鐘使人和諧於是作樂在此辟廡宮中則如字乃毛義而釋文反以屬

鄭俱不解其故又據箋疏則樂字毛如字鄭音洛釋文亦無音反

於論鼓鐘箋云論之言倫也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案古論字本與倫通王制云凡制五刑必即天論彼注云與天意合疏云謂就天之倫理釋文云論者倫理也皆以論為倫義與此箋同矣呂記引樂記證之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鄭以論為倫義本諸此殆非是樂記論字乃論說之論論倫者論其倫也安得論即倫乎於論

之論是樂記倫字非樂記論字也嚴緝引書無相奪倫及樂記論倫無患以兩倫字證是論字得之

矇瞍奏公傳云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韓詩辟君曰無眸子曰矇眸子具而無見曰瞍與毛正相反春官瞽矇鄭司農注韋昭國語注顧野王玉篇皆與毛同釋文引字林云瞍目有眸無珠子也說文云矇童矇也一曰不明也瞍無目也孔疏云矇矇然無所見故知有眸子而無見瞍有眸子故知瞍無眸子然則二字亦

不甚相異說詩者以意為分別目

下武

下武維周傳云武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周家最大此字訓稍迂而文義則無弊矣後儒各立新說呂訓下為繼武為武功下訓為繼比後義更迂又下篇繼伐方言武功不應兩篇同意朱改下武為文武則尤未安不獨破經字也全詩義皆稱美武王而此章言其能配三后故先以三后發端末句方及武王哲

王即三后謂太王王季文王也下武正述三后之美言  
周家相繼而益盛世有明哲之王今三后雖沒而精氣  
猶在天武王能配行其道也四語本有倫次若首句即  
並舉文武通章文義俱雜亂矣嚴緝以下武為不上武  
尤無理周樂名武頌篇亦名武受命則曰武功伐紂則  
曰我武何嘗諱言武哉

世德作求箋云求終也義本爾雅案此求字元作殊玉  
篇云殊終也亦作求則此詩求字乃通用耳可通而義

不可改也後儒不知遂別為之說

孝思維則毛云則其先人也夫則其先人所謂繼述之孝也義優矣集傳用李氏之說解為民之法則不獨義短且與下土之式語意複出

昭茲來許毛云許進也疏申之云禮法既許而後得進故以許為進此殆臆說毛意未必然案後漢書注東平王引詩云昭哉來御慎其祖父御本有進義意來御者詩之原文與

昭茲來許與下篇適追來孝釋文云來王如字鄭音賚  
孔疏述毛從鄭音賚訓勤未知王述毛作何解也後儒  
皆讀如字而說各殊來許之來陳氏解為有自來而以  
許為助詞呂嚴俱用之朱子解來為後世而許為所兩  
說朱較長來孝之來朱呂云造先入之意而來致其孝  
此本禮器鄭注也嚴緝祖曹氏說云致其方來之孝來  
者嗣續兼之意曹說近之惜未得王肅義較其長短也  
要之許若訓進則勤行進善於義明順適追來孝依後

儒之解則適追應讀斷不若述追王季勤孝之行經語渾成也

文王有聲

築城伊減方十里之城也鄭箋以為大於諸侯小於天子疏申其說謂鄭言城制有解云公之城方九里侯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天子之城方十二里者此周官典命注據典命國家以命數為節之文而推之也天子之城方九里大國方七里次國方五里小國方三里者此

考工記匠人注以匠人營國方九里之文而推之也以匠人典命俱是正文故兩存之豐城十里過於九而不及十二故曰大於諸侯小於天子正用典命注為說矣源案周書作雉解言周公作大邑咸周於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計方里為方三百步每步六尺方里為方百八十丈雉城方千六百二十丈正合天子方九里之制又左傳鄭祭仲言大都城百雉三國之一雉長三丈百雉得三百丈三之得九百丈為方千五百步又與鄭次

國城方五里之制相符以此二文證之則匠人注說為長

方十里為成成間有溝名減築城伊減舉減以見城也

成方十里豐城亦方十里與成相偶故曰匠古注本明

朱傳殊溷

王公伊濯毛訓濯為大即釋詁文也言文王之事益大  
耳後儒由滌濯之義轉訓為明著不已迂乎

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相去止二十五里武王雖徙

鎬仍不離豐水旁可故豐水東注豐水有芑皆以在鎬  
京目豐水而言朱傳載或說解豐水有芑章謂豐水生  
物蕃茂武王豈不欲有事於此但欲貽謀子孫故不得  
不遷獨不思豐水是二京所共乎

鄭謂以文王以下八篇為文王詩下武二篇為武王詩  
是言此十篇為二王而作茲不云作於二王時也朱子  
不詳察譜文而漫譏之過矣又謂正雅皆成王周公以  
後之詩亦非確論棫樸靈臺下武三詩稱王不稱謚早

麗併不稱王疏以為武生時及未稱王時作其說亦通  
何必槩指為後作乎又周家一代禮樂皆周公所定  
此雅諸篇即樂章也今云作於成王周公以後則是周  
公在時正雅尚未備也所定之樂當歌何詩乎且周公  
之後不聞更有制禮樂者雅頌諸篇之為金奏為工歌  
又何人所定乎

毛詩稽古編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稽古編卷二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鈴

校對官助教臣陳 木

謄錄監生臣寧汝櫞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稽古編卷十九

吳江陳啟源撰

生民之什上

正大雅

生民

姜嫄為帝嚳元妃見家語世本大戴禮史記諸書宜為可信然揆之事理實有難通誠如張融所駁矣說載孔疏且非直此也姜嫄是帝嚳元妃則棄乃嫡子自應繼嚳而

立何得先立下妃子摯又立次妃子堯而終不及棄乎  
宜呂記朱傳皆舍毛而從鄭也

巨跡之說近於誕妄嚴緝是毛非鄭以為列子異端

云后

稷生于緝書妄說詳見孔疏史遷好竒疏引之皆不足據

似矣然武迹敏姆之文見於釋訓爾雅正典亦有是說  
也况使后稷之生果係人道交接有父有母則周家不  
應特立姜嫄之廟別奏先妣之樂而生民閼宮二詩亦  
何為獨美稷之母不及其父乎天地之大奇詭變幻難

盡以理槩耳

爾雅釋訓履帝武敏武跡也敏拇也爾雅釋詩多舉全句不應此獨截去歆字則敏字絕句歆字屬下句讀其來甚古不自朱傳始也又毛訓歆為饗則上下兩屬皆通屬上句為致敬而神饗屬下句為神饗而介福也鄭先訓介為左右而繼之云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之感則明以歆字屬下句與爾雅同惟儀禮喪服注引此詩於歆字絕句周禮費疏引此亦然意鄭

先注禮未達詩義後箋詩方改其句讀與至賈疏所引則襲鄭之禮注可

生民詩自次章至八章凡言誕者八誕皆訓大歎美之詞也次章誕彌大其生之易也三章三誕置大其神異之驗也四章誕實剖蜀大其幼而岐嶷也五章誕后稷之穡大其教稼之功也六章誕降大其得嘉種以祭也七章誕我祀大其將祭之事也文義皆明順朱子疑其不甚通過矣古人文字簡貴豈如後世之平直而衍暢

哉至以為發語詞尤不敢信發語焉用此多詞乎公劉  
篇每章冠以駕字與此詩之誕同耳豈亦發語詞乎  
先生如達達字乃借也本當作牽從羊大聲或省作牽  
他未切

稷之見棄毛鄭以為欲顯其奇異史記以為疑其不祥  
後儒皆從史記然孔氏已有辨矣說見正義源亦謂一棄不  
已而至再至三定是欲驗其靈異不然業已棄之勿問  
其存亡可矣又不然當牛羊腓字即育之如邵子之於

子文可矣

事見左傳  
宣四年

何必自隘巷而平林而寒冰屢遷

獨不憚煩乎蘇明允不信即乳之說謂稷之見棄由不

坼副無菑害之故而引鄭伯寤生釋之其謬尤甚夫不

坼副無菑害與大任之少溲

駿搜二音  
小便也

而生文王不加

病者

見晉語

正相同不以為慶而反以為怪乎莊公之寤

寤而生致驚其母儻之非其倫矣夫不坼副無菑害謂之不祥則必坼副菑害方謂之祥也恐無此人情

采薇詩小人所腓鄭破腓為此前已辨之矣生民詩牛

羊腓字之鄭亦從毛訓避不用已說而朱傳反襲其破  
字之訓不可解也胡一桂申其意曰牛羊見稷以足腓  
遮庇之如有愛之之意此尤為謬說經止一腓字耳既  
為足肚又為庇一字安得兩訓邪况牛羊之足肚豈能  
庇護嬰兒邪

傳文質畧然實簡而盡如鳥覆翼之傳云大鳥來一翼  
覆之一翼藉之上補出翼字下補出藉字經意曉然矣  
覆翼兩字詩本互文相備故傳即以補為釋也蘇氏曰

覆蓋也則漏翼義又曰翼藉也則藉非翼字本訓古人造語之妙信非後人可及

厥聲載路路大也

毛鄭同

此時聲音已大不復如呱呱時

也陳氏解為滿路陋矣

載無滿訓辨見皇矣

以路為大字訓之常

何用求新乎單許言長大也后稷稍已長大去初生被棄時遠矣豈猶平林隘巷中而聲音得達於路邪

種之黃茂傳云黃嘉穀也茂美也言穀種之嘉

疏以黍稷色黃

當此又言其美盛二字各一義蘇氏曰茂嘉穀也併二

義而一之襲傳語而失其指

釋詁苞蕪豐茂四字同義而其三皆見生民之五章故箋用其意但豐言草茂苞言苗所指各殊

毛以實苞為本而鄭以為茂毛以實種為雍種而鄭以為生不雜鄭優矣朱傳謂方苞指漬種時而種為布種殆不然朱又云種甲坼而可為種也豈朱甲坼時不可為種乎

方苞種襄發秀堅好穎栗十字乃禾生之次第孔疏以

方苞為春生時種稊為夏長時發秀以下為秋成時當  
矣然不如嚴緝以方苞種稊為禾之始生而苗發秀為  
禾之中而秀堅好穎粟為禾之成而實尤為明確也又  
此十字方種堅好皆與大田詩同而鄭氏釋方種字兩  
詩異義嚴推其故謂大田方阜與堅好文連是成熟時  
故以方為孚甲始生此方苞在種稊前是苗初生時故  
以方為齊等大田種戒是未耕以前故以種為擇其種  
此詩前言種之黃茂則種已擇矣繼言種稊在方苞之

後故以種為生不雜此最詳盡可補孔疏之不及源案  
兩詩方字之異信如嚴說至大田既種箋云相地之宜  
而擇其種是擇其與土性相宜不僅欲其不雜也此詩  
實種箋以為苗生之不雜是止言不雜於稂莠不兼地  
宜之意則二種字所指各殊匪直時有先後而已

有邵家室毛以邵為姜嫄之國孔疏申之謂邵是稷之  
母家當自有君而以封稷者或滅或遷皆未可知然傳  
又言之矣云堯見天因邵而生稷故封於邵則以邵封

稷自是特出堯意但邵君未必有罪不應奪其土地則徙封之說長也宋羅泌國名記以為太王復取有駘氏曰太姜是駘猶在不以封稷稷封之駘在武功姜姓之駘在琅琊案太姜之為有駘氏女見列女傳而史記正義亦引之以證太姜之賢見周本紀然孔疏不用其說者豈非以其與毛相左邪不僅是也周語伶州鳩言武王伐殷歲在天竈即玄枵齊分野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音憑神是太姜乃有逢氏女非有邵氏女也左

傳昭二十年晏子言有逢伯陵居爽鳩氏之墟以及太  
公居之是太姜之國雖在瑕吁而非有邰也意有逢即  
邰之徙封或舉其舊號而曰有邰如宋之稱商晉之稱  
唐楚之稱荆與然無可考也孔氏不用列女傳良以此  
秬秌黍類也糜芑粱類也孔疏引爾雅郭璞注釋糜為  
赤粱粟芑為白粱粟郭說必有本也宋沈括筆談及蘇  
頌圖經皆以為赤黍白黍此誤也彼徒見詩糜字與說  
丈糜字字畫相近又見陶隱居別錄有丹黍米彊以爾

雅赤苗之饗當之故有是說也不知說文糜字下從黍  
靡為切詩糜字爾雅說文皆作饗莫奔切音形俱別截  
然兩字糜字從黍訓為穄稷也玉篇云穄糜似黍不黏  
與從米之糜何涉哉至於丹黍赤粱色偶相同元是二  
穀何可合為一也糜芑之訓當以部為正矣又案有赤  
黍名穄胡兼反見玉篇陶氏丹黍米其是物乎又秷即  
秬類是黑黍之二米者羅願以為即来牟亦屬臆說  
是任是負鄭云任猶抱也疏云以任負異文負在背故

任為抱源案古妊字通作任鄭豈以抱之於懷猶婦人之懷妊故訓為抱與然我任我輩箋云有負任者則又合任負為一所謂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也王氏訓為肩任未知何本

后稷郊祀毛以為堯所特命鄭以為二王之後宋儒皆非之然論詩之文義六章以歸肇祀末章后稷肇祀兩肇祀相應而中間皆言祭祀則定指一祭而言不得分七章所言為后稷主祭末章首二句所言為人祭后稷

也又李氏譏毛特命之說而以魯郊為比謂成王伯禽皆非禮豈堯與稷亦然殊不知所謂禮者創自天子目況聖德如堯可以議禮制度稷之播穀又功及萬世錫以異數非私恩也何得以常禮律之董氏譏鄭二王之說以為后稷於舜不得為二王後夫舜繼堯堯繼嚳嚳之子孫在堯舜時正猶周之祀宋可詎非二王後邪況肇祀者始祀也若以為祀其先則稷居九官之列為天子公卿尚不得祭宗廟必待就國而始祭乎理又難通

矣故傳以肇祀為始歸郊祀不可易也但以毛鄭二說  
較之則毛尤為勝鄭破肇為眊不如依字訓始一也稷  
既改封就國於母家則高辛氏之後必更有為嗣者修  
其先代禮物邵不得亦為二王後二也前五章言后稷  
功美帝堯特賜正是報功之典傳云堯國后稷於邵命  
使事天以顯順神天命若因二王後而得郊則非歸功后稷之意三也此郊祀  
專指祈穀不及至日之郊或因后稷功在播穀故特賜  
此祭若二王後則兼行至日之郊矣四也然則鄭氏二

王後之說止可用之於首章之禋祀不可用之於六七八章之肇祀矣

或春或揄揄音由非本音也揄自音俞訓引可<sub>出也謂抒</sub>之義字當作抗又作旣又作召又音以沼反周禮春人注儀禮有司徹注皆作抗說文作召從爪臼而抗旣乃其或體

傳以蹂為蹂黍箋易傳以為潤濕之取春揄箋蹂及釋蒸之次第也孫毓是鄭但論字義則毛為當呂記朱傳

皆從毛又釋左從米漬米也與解釋字異釋左從采采  
辨别也

傳釋載謀載惟引周禮肆師涖卜三語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

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即繼之曰所以興來而繼往也蓋

已預透以興嗣歲之意又繼之曰穀熟而謀陳祭而卜

矣此足涖卜之意非載謀載惟正解然惟謀意即在其

中言當穀熟時已謀度祭祀之禮感秋成而思報也又  
陳祭時又預卜來歲之善否因祭而祈年也后稷之功

莫大於播穀后稷之祭莫大於祈穀故此章雖言祀事而終之以興嗣之文可見謀惟祀事正為興嗣而然傳預透末句義於此所以釋謀惟本意不專分析二字字訓也若分析謀惟字訓則箋語明確矣

云誠謀其日  
思念其禮

郊之位在國門外須祭輶而行蕭粦燔烈皆為輶祭也自此而往郊祈穀於上帝以興嗣歲正言往郊之意也此指將祭時下章豆登香升斯為正祭時矣二章文義相承後儒指后稷諸侯不得郊祀故以取蕭為祭先取

瓶為祭較燔烈總上兩祭於三句文義則通矣但祭先本出孝思祭較自為行遠與祈年之典絕不相蒙章末興嗣語不已贅乎况較之所祭即七祀中行神乃祭之小者詩主美大后稷肇祀之禮不應舉其小祭且與祀先大典並稱尤為不類

嚴緝辨豆登登字曰登升之登無ノ

匹茂匹密二切

豆登之登有

案豆登字作登從二手持肉在豆上也隸作嚴從手持肉在豆上又者手也夕者肉也登升字從及從豆登本作

妣音撥從止從少少音撻從之止蹈也足刺父也刺父難也豆為登車之物象形豆謂之乘石非俎豆之豆無音可讀二字之辨如此嚴僅以有ノ無ノ別之疎矣

生民詩八章架構至為精密首章推原后稷生於姜嫄是一篇之綱領末二句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則已為下七章立案次章言后稷之生不坼不副無菑無害此載生之事也三四章言稷之始而見棄繼而見收以及稍長有知識好種殖此載育之事也五六七八章言其為稷官而教稼

封有邰而肇祀烝民乃粒上帝居歆為周室開基之大祖  
謂時維后稷也又此七章文義皆首尾相銜連環而下章  
法尤妙次章既美其生之易矣復言不寧不康以起下章  
誕寘之意三章既歷言誕寘顯稷之神異矣而章末呱泣  
一語又與下章覃訏載路相接今以此二句屬上章  
乃朱傳所改非古義四章

言其幼而岐嶷有異常人因及樹藝衆穀無不美盛已見  
若有神助故下章即以有相之道承之五章美其教稼之  
功末句復言功成受封為下三章之總冒六七八章皆受

封主祭之事而六章先言天與嘉穀使供祭祀因以肇祀  
結之七章即承肇祀而問其如何方詳祀事然尚就將祭時  
言未章始言正祭時而七章末語以興嗣歲見此祭為祈穀  
上帝正起下章豆登居歆意也其筆法之貫穿如蛛絲馬迹  
蟬聯不斷可謂極其工矣匪直此也起句言厥初由今而溯  
之初也結句言迄於今由初而推之今也一起一結遙相呼  
應無一筆疎漏此最有格律之作學為長篇詩者熟玩之

行葦

行葦雖成王詩然所言皆先王事惟曾孫始目成王目  
首章箋以為先王之愛物五章箋以為先王將養老行  
射禮七章箋以為成王承先王之法蓋序云周家忠厚  
是言累世積德非美一王也先王之法箋謂指文武其  
愛物行射之事當別指先世有道之君矣案吳越春秋  
言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又班彪北征  
賦云慕公劉之盛德及行葦之不傷又後漢寇榮傳云  
昔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皆以行葦勿踐

為公劉事漢世古書史猶多當必有據豈漫為是說乎  
康成雖不言何王意或相合矣

行葦後序東萊疑為講師附益容或有之朱子譏其隨文生義無復倫理恐不然仁及草木愛物也內睦九族親親也尊事黃耆敬老也總為王者忠厚之道何謂無倫理哉又謂說此詩者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此特以毛鄭二家指行葦勿踐為忠厚之實事不以為興而或肆之達四句故言毛公分章謂之故言自為一章不以几字上

叶爾字御字下叶筭字耳殊不知詩即行韋一物見王

者愛物之仁於義自通何必判為興體又此篇毛分首

章為六句次章四句三章六句後四章章四句文義允

愬說見呂記必欲易之以就韻則或肆之筵四句分屬兩章

在本章既遭割裂在前後章復成贅疣矣三百篇中同

韻而異章同章而異韻者不僅此詩能悉更定之乎况

漢世古音尚存所著樂府辭賦用韻多合詩易後儒往

往據之考證古音如吳棫韻補亦然朱子方祖其說以

叶詩反謂漢人不知音韻是何言乎又因曾孫二字疑此詩為祭畢而燕恐未必然曾孫雖是主祭之稱然非祭時亦可稱也狸首見禮記射義詩言射不言祭亦云曾孫

侯氏矣蒯瞓自稱曾孫以告三祖見左傳哀二年乃是戰時非

### 祭時

詩之興體無定有以少興多者

此體最多

有以多興少者

亂風

首章小雅谷風末章之類

有全用興者蒹葭衡門鶴鳴之類

古人作詩豈若後世有常格乎即以朱傳之例言之以少興多者不勝屈

指至於四牡之四五章以三句興二句小宛之三章以四句興二句皆以多興少也獨行葦首章譏毛傳以四句興二句不成文理譏箋有興而無所興為誤恐難以服先儒之心也况行葦首四句毛鄭未嘗以為興乎

葦是叢生之物

周禮謂之叢物

故毛鄭釋敦為聚貌朱傳以敦

聚為勾萌之時已非本義又其取興則以勿踐履興莫

遠具爾以苞體泥泥興肆筵授几尤為不倫敦聚如朱

解則勿踐履時葦未成形

方體生葉

泥也至肆筵授几即

莫遠具爾之實事目兩義豈能相配乎

芑草名也可為粗穢又本也茂也其見詩者如芑猢芑櫟芑杞之類皆訓為叢生則通作抱生民之實芑行葦之方芑鄭皆訓茂此爾雅釋詁文也朱傳訓為甲而未坼未知何本

方芑方體方者方來而不已方將芑茂方將成體其葉又泥泥然美好故不忍傷之此正方長不折之意所以為仁也鄭箋以為終為人用故愛之是直利之可所見

小矣

莫遠具爾鄭以爾為揖而進之蓋燕禮有爾卿大夫之文也爾字毛無傳故疏以箋義述之謂無論遠近皆揖之使進

嘉肴脾膾疏云燔炙是正饌以脾膾為加助則經文是加肴矣又云箋以脾膾為加故謂之嘉是嘉魚之嘉又云定本集注經皆作嘉是當時經文或加或嘉本各不同也未知誰得其正惜毛不為傳無由定之宋董氏言

舊本皆加肴定本作嘉唐改從定本此特因疏語而揣度其然玩箋文則漢世經本已有作嘉者矣孔氏申箋云正饌之外所加善肴則脾與膾合兩義而兼存之亦未盡善

敦弓兩章鄭以為大射王肅述毛以為燕射孔疏是鄭呂記是王案此兩章前後皆言飲酒之事前言飲酒是燕族人序所謂內睦九族也後言飲酒是養老序所謂外尊事黃耇也燕族則旅酬之後射以為樂養老則先

期行射禮擇士以為賓此燕射大射之別一在燕末一  
在先期而兩章言射在燕族之後養老之前則二說俱  
可通也但此射為燕射則當承燕族取義與下章養老  
各一體王既以為燕射而又以為養老之燕射則失經  
文先後之次孔氏譏之宜矣東萊不從後序謂此詩前  
後所言飲酒為一事無睦族尊老之別故以王說為然  
然此詩首序本言忠厚而忠厚原非一端後序列言三  
義以當之亦非誤也必如呂意則全詩皆燕同姓語耳

首序之義恐未盡於此

敦弓既堅釋文云敦音駟徐又都雷反此兩讀俱非敦字本音傳訓敦弓為畫弓說文彈字亦訓畫弓是敦本彈字詩借用敦依字仍當作彈耳說文云彈都昆玗則此詩敦字亦應如本音矣都昆玗雖出徐鉉然彈本作彈以韋得聲韋字從弓享俗從革讀如純此叔重舊注也純韋敦彈聲韻皆同則敦弓之敦斷宜以如字為古音矣陸音徐反俱舍此而他讀者案玉篇彈字有丁公丁

昆二切釋文彫音殆本諸此又案有客篇敦琢其旅敦  
為彫刻與此彫飾意畧同棫樸篇追琢其章與有客之  
敦琢追敦二字又形異而義同而棫樸追字都雷反有  
客敦字即爾雅玉謂之彫彫字然則此詩釋文之彫音  
其取於有客之敦而徐之都雷反又轉取於棫樸之追  
乎以音從義展轉相通非無因也但本音自合正不必  
舍而他求耳

序賓以賢毛云賓客次第皆賢復引孔子矍相之射證

之是論其素行之賢也鄭謂多中為賢較功於射然毛說實為正大况素行賢則射亦必多中矣

四錐如樹意在美其中耳集傳曰言其貴革而堅正也貴革豈禮射所重乎

序賓以不侮東萊獨取晦菴不以中病不中之說源終嫌其巧箋云不侮敬也其人敬於禮則中多此即射義內正外直之意宜可用也今集傳先訓不侮為敬後及不以多中陵人之說則朱子之所折衷有在矣

酌以大斗釋文云斗字又作科都口反徐音主小雅維  
北有斗釋文亦兩音而音主者沈重也據徐沈音是斗  
與主醜元同韻不必用叶也集傳叶之贅矣近世陳第  
古音考音主為祖音斗為堵亦謬主祖堵今亦同韻不  
獨古也何必改音况主斗同音不僅韻同何反分為兩  
音乎案說文十升曰斗當口切科勺也之瘦切此詩大  
斗為酌酒之器則依字當作科又案易豐卦日中見斗  
與部字王字協彼釋文云見斗孟作主蓋以同音故通

用也說文科字亦諧斗聲則斗科二字古音為主無疑正韻四語韻中收此兩字皆音主得之

以祈黃耇王氏解為乞言良是下章引翼介福則善言之益也序云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正指此耳毛訓祈為報鄭訓祈為告俱未若王義長嚴綺從之

爾雅云台背耇考壽也則黃耇台背特老人之通稱耳大全載輔廣之言謂台背則老更甚於黃耇不知出何典毛傳云台背大老也不言黃耇次之也方言云秦晉

之郊陳楚之會曰耆鮀二者省文而合為一稱其非兩  
義可知釋名云九十日鮀背或曰黃耆亦以二者為同  
實而異稱並不如廣所云也

台背箋云台之言台也大老則背有鮀文疏引爾雅舍

人注從為背似鮀魚案鮀音臺又音台史記貨殖傳鮀

鮀

祖禮

千斤

漢書

文選吳都賦王鮀鮀

音侯

鮀指此魚也

宋羅願爾雅翼以為即今之河豚魚又案文選劉逵注

云鯸鮀狀如科斗大者長尺餘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黃

文性有毒雖小願及大魚不敢啗之蒸煮食之肥美據此則羅語良是

行葦末二章是養老之事故以引以翼毛鄭以為成王之事黃耇呂巖以為黃耇之輔成王義皆可通矣朱傳指此為頌禱之詞則黃耇者特稱願之虛言爾無所指目也引翼之者誰又誰所引翼者乎

既醉

公尸嘉告公者君也天子祭宗廟以卿為尸卿出封則

為侯伯侯伯入祀王朝則為卿皆有君道故稱公尸以為周先公之尸者非是成王時七廟為先公者三其四皆王也豈大王以下無嘏詞乎雖曰舉尊以槩卑然文義偏枯矣况周先公未追王者自得蒙王號享王祭武成大告稱后稷為先王周禮大宗伯六享所稱先王則偏指后稷以下也何獨於尸而以公名之朱傳又引秦稱皇帝而男女稱公子公主相例則愈儼非其倫秦不師古全無禮文法度豈成周比哉至天子女下嫁三公

主之故有公主之稱非目天子為公也且至今猶然不獨秦也此證尤屬疎漏

其告維何箋云公尸所以善言告之是何故乎蓋此維何與下三維何語氣稍異故鄭特加訓釋是問其告之故非問其告之詞也祭饌既美助祭者又有威儀克當神明之意正答以告之故也集傳以為尸告之如此又謂自此至終篇皆尸告之詞恐非是詩僅八章而五章皆嘏詞反居其大半乎又古嘏詞當有成文著於禮經

非臨時臆撰也觀少牢禮載大夫嘏辭則天子亦應有之矣或謂詩人全勦禮經成語目為已詩尤無是禮也况此五章文體與少牢嘏辭不類

君子有孝子與威儀孔時連文故毛鄭以君子為羣臣然首二章君子皆目成王不應此獨異也朱呂以孝子為主人之嗣子則與下三章祚胤孫子詞意重複惟嚴緝云威儀甚得其宜由成王有孝子之行孝子之行無有遺竭能化天下皆為孝斯得之但威儀上承朋友嚴

語尚未分明當云羣臣之威儀甚得其宜由君子孝行  
有以先之則上承朋友既明劃而下起不匱又有情矣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毛云匱竭類善也疏申之謂以孝  
道轉相教化無有匱竭則天長賜王以善道也周語釋  
類義云不忝前哲之謂夫克肖前人何善如之與毛義  
相成矣世德相承實天意使然故云永錫也鄭訓類為  
族類謂孝行無匱竭長以與女之族類又據左傳引此  
詩證孝叔純孝施及莊公為說不知左氏引詩以證施

及當取不匱義非取錫類也况此章與下章同言永錫  
皆謂天與之目鄭以爾類為人與祚胤為天與義不畫  
一矣

室家之壺謂善道施於家而廣及天下毛訓壺為廣與  
周語合必是古義相傳如此也鄭以壺為柵謂室家先  
柵致相親以化天下使相親則意太迂曲不如毛氏訓  
廣合之周語廣裕民人之解為順矣近有以室家指民  
間言者更為明捷又與毛傳周語不相違可采也至朱

傳深遠嚴肅之說恐礙於理深居九重王者之常事何勞臣子致祝邪况聞聲稱朕趙高所以愚二世也而詩人亦以此稱願於王是成周賢公卿與亂秦宦豎所見乃畧同吾未敢信

鳬鷺

序言守成又言持盈守成持盈正所以守成也盈易溢溢則成者毀矣持之使勿溢云爾無有後艱傳云不敢多祈也斯持之之道興

朱傳以鳬鷺為賓戶之樂殆非也繹者祭名也祭祀樂章宜歌頌豈歌雅哉繹祭之樂歌自有絲衣矣焉用鳬鷺乎朱子之為此說者徒據公戶來燕語自然詩詞與樂章不相應者多有此詩雖咏繹非必奏之於繹祭時也鵲巢詩豈國君娶婦之樂采蘋詩豈夫人助祭之樂乎又以假樂為公戶答賦一似戶賓時王與公戶即席唱酬者尤令人難信

鳩鷺五章公戶毛傳皆指宗廟言鄭箋分之為五以首

章在涇為祭宗廟之戶次章在沙為祭四方萬物之戶  
三章在渚為祭天地之戶四章在潔為祭山川社稷之  
戶末章在亹為祭七祀之戶曲為分配永叔譏其臆說  
信矣然或謂天地山川社稷之有戶乃漢儒之說不足  
信此大不然也案周禮大司樂大祭祀戶出入奏肆夏  
大祀大祭祀隋切 賈規 豐逆牲逆戶小祀大祭祀送迎戶  
沃戶盥凡言大祭祀者兼天神地祇人鬼而言也而國  
語亦言晉祀夏郊董伯為戶是郊祀天地有戶矣周禮

士師祀五帝則沃尸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是祭五祀與祭社稷皆有尸矣禮記曾子問天子既殯五祀之祭尸三飯不有酣不酢又月令注引逸禮中雷禮云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設祭於奥是祭五祀有尸矣絲衣篇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是祭星辰有尸矣此皆見於經傳安得謂漢儒之說乎况漢世近古其傳聞必有據石渠論白虎通所言石渠論曰周公祭天太公為尸白虎

通云周公祭泰山召公為尸既醉正義引之未可疑其妄也

亮鷺五章陸佃以前四章分配神祇祖考而末章總之較勝於箋矣來咸言祖也來為言考也傳云厚為孝子則考可知天神在上故言來下地祇在下故言來崇此與序甚合

福祿來為毛云厚為孝子也鄭云為猶助也助之正以為之鄭巾毛意可為訓助故釋文云于偽切又云協句如字朱傳助為無音叶豈欲讀如字耶

假樂

假樂假字音暇訓嘉詩禮記爾雅三釋文皆同朱傳據  
中庸左傳改為嘉不知假本訓嘉不必破字也案假字  
有遐賈嫁暇格五音其音暇者凡五見詩及注此詩假  
樂與周頌假以溢我假哉皇考三假字傳皆訓嘉商頌  
昭假遲遲箋訓暇又皇矣箋引書五年須假亦為暇義  
此五假字釋文皆肯暇而假之一音實兼嘉暇兩義也  
又案朱傳假作嘉非音嘉也近世俗本集傳直云肯嘉  
誤矣以楊用修之博雅亦據其音為正列假字於轉注

古音 楊所著 書名 六麻韻中甚矣俗本之悞人也

大明篇保右命爾假樂篇保右命之一指武王一指成  
王文同義亦同也鄭箋於大明云安而助之又遂命之  
於假樂則以為成王官人必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  
用何意忽異其說也右本訓助轉為薦舉之義不已迂  
乎舉而後用官人之常何足稱美乎此詩毛無明解案  
中庸引此鄭氏注云保安也右助也孔氏述之云天乃  
保安右助命之為天子又申重復之當以此解為正集

傳亦主禮疏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古注本指成王蘇氏以為子孫遵成王之法恐不然朱傳則併下二章皆言子孫矣詩本嘉成王何反詳於子孫而畧於成王也又穆皇以下既祝子孫則與首章所指各別文義亦不相蒙大金載劉瑾語乃謂下三章皆申首章而一一分配之述朱而失其指矣

無怨無惡鄭云天下皆仰樂之無有怨惡歐陽云其臨

下無有怨惡於人意大同而小異皆謂不為人所怨惡也此說得之其以為無私怨惡於人者誤矣不獨橫增一私字也有私惡必有私好止言無私怨惡文義反成遺漏矣集傳兼載兩說而反寘鄭義於後

燕及朋友以族人之恩及之也禮有族食族燕燕乃其常羣臣有功則燕非其常也故云燕及以美王恩意之隆也此箋說朱傳訓燕為安而曰人君能綱紀四方臣下賴之以安文義亦通但與下不解於位不相顧矣不詳

薰指君臣言也君臣皆勞民始得安何得臣獨逸乎東  
萊云上逆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於位民所由  
休息也朱傳既云臣賴君以安而又引呂語不自相抵  
牾耶

那風伊余來暨大雅兩民之攸暨凡三暨傳箋皆訓息  
假樂疏據爾雅四息某氏注引詩民之攸暨以為暨與  
四古今字良是也案四說文作臥云卧息也從臯衆聲  
音弟然則詩作暨乃借也說文暨作蹠云仰瘞也從土既

聾其冀切書塗墮茨梓當此義矣詩借為息故釋文云虛器切音亦不同至懸者乃古愛字玉篇以當此墮恐不然又正韻釋墮字引詩來墮彼墮從仰塗取義訓為依附說亦可通但不知何所本其標梅墮字毛訓取與三詩同音而異義

毛詩稽古編卷十九